

大陆 深度

## 唐山事件后，她们的恐惧与愤怒

“很多时候女性面对的情况不像唐山这么直白，可能是领导要你出去喝酒应酬，可能是被男领导介绍说‘这是我们公司的美女们’。”



2020年6月9日，上海，一名戴著口罩的妇女走在陆家嘴金融区附近。摄：Aly Song/Reuters/达志影像

端传媒记者 易小艾、卓琳 实习记者 周闻晓、谢里、于霁、胡士托 发自新加坡 | 2022-06-16

厌女 性别暴力 唐山打人事件 女权主义

“一年多前，我开始在生活中携带刀具来保护自己。”一位22岁的受访者在谈及唐山事件及自身经历时，这样说道。

6月10日，一段唐山某烧烤店中醉酒男性骚扰、群殴女性的监控视频，点燃了舆论怒火，“严惩”、“黑帮”、“女性”等成为围绕事件的关键词。12日，唐山警方通报，共计9名疑犯被捕。然而与此同时，《央视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等官媒评论的重心，已悄然落在“扫黑除恶”上。

唐山事件后，我们采访了16位女性，年龄从20岁到49岁不等，有高校学生，有体制内的教师，有互联网从业者，有公益人，有银行职员，她们无一例外都经历或目睹过性骚扰、性别暴力事件，在唐山事件中，共享同样的恐惧和愤怒。限于篇幅，我们选取了其中5位跨年龄层的声音，希望这些穿越年代的故事可以部分还原不同年龄女性面对着、或曾面对的困境。

在篇幅之外，还有很多没有呈现的故事和声音。她们说，“好像在那条白色裙子被陌生男性扯的那一刻，就脏了”；她们说，“晚上出去吃夜宵，能明显感觉到来自男性‘狩猎’的眼神”；她们说，“即使是平日不关心时事的表妹，都写了长长的话去表述为什么女性在这个社会里感到恐惧”；她们说，“这些事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”。



2022年6月10日，河北唐山机场路一家烧烤店发生冲突，多名男子对女子进行殴打。图：网上图片

## Nana 21岁 学生

遇到这些事情时我穿的都是校服，也没有化妆，只是一个朴素的学生，妈妈没办法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只让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总会有人来伤害我。

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一开始我很抗拒看唐山视频，只点开看了文字新闻梗概，脑子里就瞬间闪过了所有类似事件。

一次是在我的家乡，湘西的一个三线城市。那晚十一点半唱完歌一个人回家，外面行人很少。我在路口等出租车并把行程分享给了男朋友，跟他说上车后打电话，我把听筒音量调高，向司机表明有一个男性在等我回家。这时，后面走来一个大肚子、戴金项链的寸头男人，他搂着女朋友等车，但喝多了。听他们的对话女生劝了他（少喝）酒，让他感觉很没面子，就推搡拍打那个女生，扯她的头发，辱骂她。

当时的感受是，在我仰仗男性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同时，有一些女生被男性的力量威慑，有点恐怖。

不止是在家乡，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，我也会下意识提防男性出租车司机，会给我妈、男朋友、室友分享行程。上车也一定会跟男性打电话，总担心万一发生什么事，有这些措施总比没有好。

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很多一次性骚扰，严重程度从轻到重都有。

最小的一次是大概三到五年级的时候，去一个叔叔的店里玩。店铺是上下两层，下层是店面，上层是毛坯房，里面摆了几张床，供店里打工的人住。我很喜欢在上层玩，有一次不知不觉就在床上睡着了，醒来时有一个哥哥趴在我身上，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只觉得他可能要伤害我。他趴在我身上大喘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对我实施进一步的伤害，之后就走了。

事后想起来觉得很奇怪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。她很生气，要求店主辞退男生。但后来我还是经常在店里看见他，再看到时会很害怕，甚至有点羞耻，那时我觉得是我的问题。甚至在发生这事之后，有一次我妈还让他骑摩托车接我放学。

初中时一个人放学回家，曾被一个农民工尾随过两次，他一边尾随一边说“小姑娘你过来啊，你过来我陪你玩”。我觉得很恐怖，就加速跑回家和妈妈说明有人跟着我。但当保安、警察等出去查看时，人已经走了，也只能不了了之。



初中时还遇到过两次露阴癖，两次都报警了，我觉得很恐怖。接电话的都是女警察。我当时不好意思直接说“露阴癖”这个词，只是说“姐姐，有一个男的不穿裤子，而且手还一直在动”。我说了很多遍那个警察都没有听懂，她要我描述得“清楚一点”，并且很不耐烦，说我是在妨碍公务。后来她可能听懂了，但也没有出警，只是要我下次注意一点，还说会加强巡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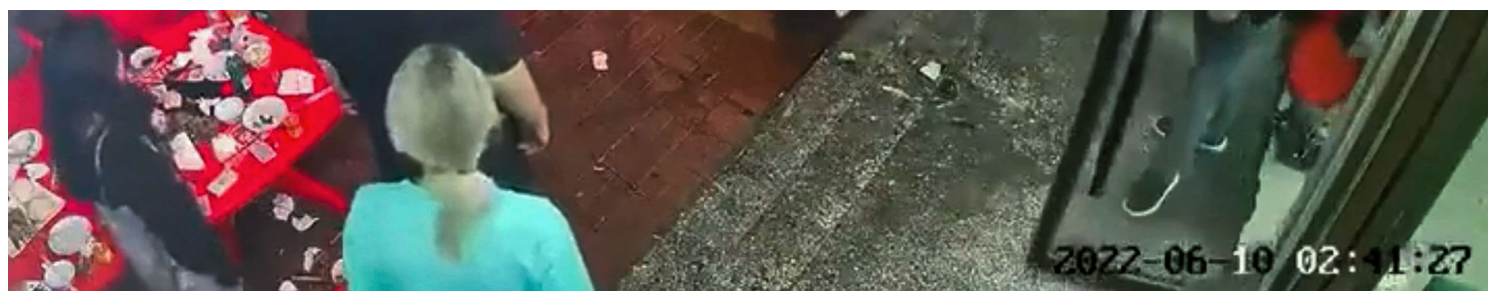
从小到大遇到的这些骚扰事件中，大人给我的反馈都不太积极，来自成年女性的教导只是强调让我绕开或者保护好自己。所以现在天黑时，我总会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我。现在看来，这些教导一直告诉我要自己注意、自己防范，并没有安抚我的情绪，也没有对这些事情做出合理解释。遇到这些事情时我穿的都是校服，也没有化妆，只是一个朴素的学生，妈妈没办法解释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只让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好像总会有人来伤害我。

虽然成长过程中遇到多次性骚扰，但当时年纪小，也没有遭受实质伤害，直到上了大学，才发现这些危险就在身边。

大一时疫情还没开始，有传闻说我们宿舍楼下有男生站在暗处打飞机，把精液射在刚洗完澡的女生身体上，或贴着女生后背，或偷拍。我在学校旁边的麦当劳，也曾遇到一个男性恶狠狠地瞪着我，要求我给他买薯条。

比起看新闻，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给我更多自危的恐惧，让我觉得如果我再不关心这些议题，同样的危险就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这些年看到过不少类似事件的新闻，给我最大震撼的是南昌红谷滩无差别砍人事件，从那件事情开始我有一种想法：如果女的不搞女权，下一个死的可能就是你。





2022年6月10日，河北唐山机场路一家烧烤店发生冲突，多名男子对女子进行殴打。图：Reuters/达志影像

## Maku 23岁 中国大陆某游戏公司员工

之前同事聊到一个社会议题，她说“再讲下去，我要变成极端女权了”。这个领导就说，“不会吧，极端女权应该都被我开除了”。

去年夏天，晚上七八点左右，我在回家路上一家商场门口被一个中年男性问路。

他以为我是学生，问我华师大怎么走，给他指完方向后，他却一直跟着我继续走。他说他是南京某大学英语老师，有多厉害，以后可以去找他。路上他不停讲话，我没理他，他突然拉了一下我的手臂，被我甩开后又抓了好几次，从我的肘关节处往下摸。我跟他说不不要这样做了，但他仍然自顾自地讲话。当时路上人比较多，所以没觉得特别恐怖，只是有点害怕。那种情况下，我也不太知道怎样去找别人帮忙，因为他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。

回家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，但我路过小区门口时没敢进去，一直往前走到超出小区很远，也不敢回头。他看我一直没理他，就离开了。当时没想到这是性骚扰，只觉得他很恶心，回到家意识到这是性骚扰后，洗了两个小时的澡。

我妈对“避免被骚扰”这件事情非常在意。比如，她说穿裙子不能蹲下来，晚上不要太晚出门，不要一个人坐出租车。唐山事件后，我妈说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小城镇，又发生在凌晨两点半，只要那时不出门，就可以避免。而我爸在群里一句话也没说，从小他对我也没有什么性教育。

我觉得唐山事情和在马路上被偷拍的本质是一样的，都是针对女性的性骚扰和性别暴力。那个男的去摸女性的背，跟她们说那些话，这就是一个性骚扰的案件。因为那几个女生被打得很惨，大家才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。“偷拍”没有到殴打这一步，就没有引起大家一些实在的反应。

唐山事件发生后，我只和比较要好的同事在小群里讲了下。没有看到有男同事出来说什么，群里没有人公



开讨论，我觉得大家不是特别在意。

我们公司整体的性别意识很差的。之前一个部门的实习生发帖曝光她领导讲黄色笑话等性骚扰行为。我和一个比较熟的女同事聊起，她就觉得“没什么啊”“他就是这样的人”，说实习生小题大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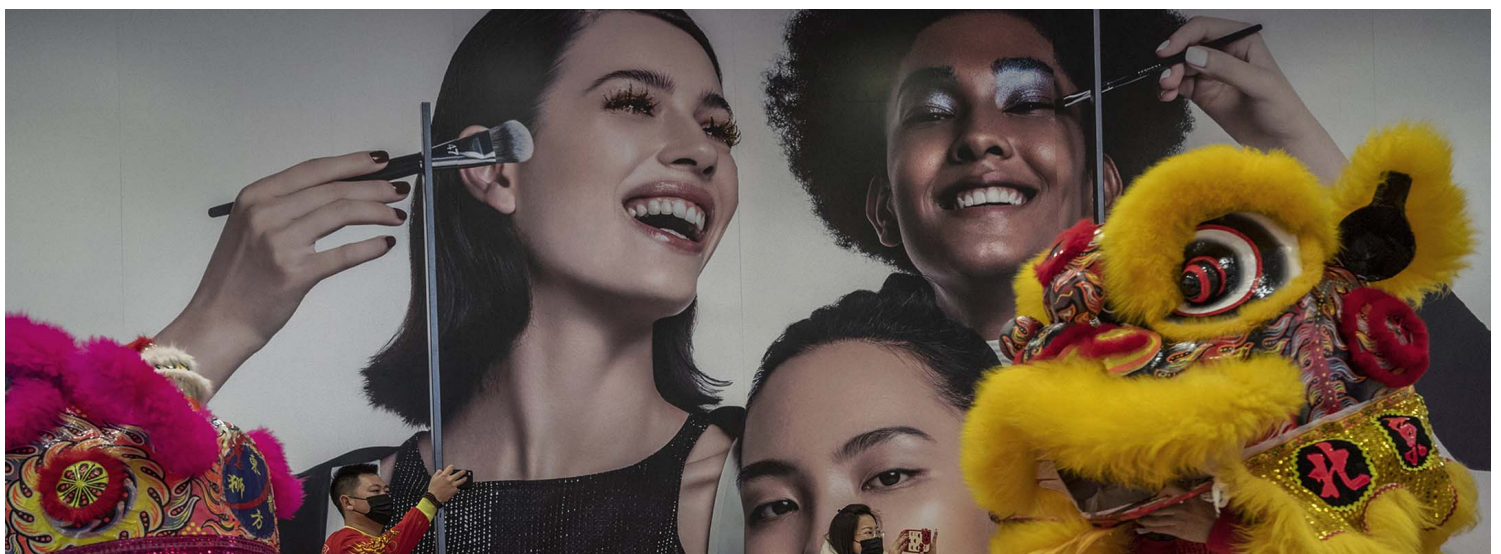
公司的管理层除了人力和财务，其他部门的主管都是男的。公司有二十多个部门，我是用户研究，这里基本都是女生，因为招聘的是心理学、社会学这类专业。其他部门基本上都是做游戏策划的男生。

他们设计的时候都是抱着一种媚男的心态，会去讨好某个地区的男性。在为亚洲玩家设计的时候，女性角色会有年纪很小的形象，一定要皮肤白、苗条、胸大，绝对不能胖。有一次他们做一个新的游戏，说不会再存在这种审美，会增加肌肉比较明显的、黑色皮肤的、体型比较胖的角色。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在讨好欧美玩家对性的想象。虽然欧美人会抵触小孩子的角色，但他们也喜欢胸大腿长，即使角色穿很多衣服，还是会露出胸部。

很多男玩家也是抱着观赏女性的态度在玩游戏，会在游戏里调戏女玩家。有一次我打电话调研，对方说我们的游戏缺少色情元素，他当时是开玩笑的态度，但我相信有些玩家是真的这样想的。

我有一个领导是中国最顶尖高校之一毕业，社会学专业。你可能会假设一个社会学毕业的人至少有性别意识，但他不是。之前同事聊到一个社会议题，她说“再讲下去，我要变成极端女权了”。这个领导就说，“不会吧，极端女权应该都被我开除了”。

我一直不理解他们说的“性别对立”到底指什么。其实在没有提女权的时候，性别就是对立的，大家会觉得男女不一样——男性在外面上班、挣很多钱，女性要在家免费做一切劳动。他们觉得女性说“男的不行”就是搞性别对立，但我们已经被说得太久了，比如女孩子不聪明、荡妇羞辱等。现在男的被骂了一下之后，他们就觉得很不爽。





2022年2月7日，北京，一名妇女在传统舞狮表演者跳舞时拍照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## Nie 24岁 英语老师

课上还讲了女孩子从小到大会经历哪些男孩子不知道的恐惧。讲的时候，很多女生都哭了，我自己刚讲没几句，也哭了。她们很乖，我很喜欢她们，我觉得自己没保护好她们，因为是在学校里发生的。

小学的一个冬天去外婆家玩，姨妈的儿子把我抱起来坐在他膝盖上，他比我大10岁。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隔着裤子蹭我，但当时觉得很不舒服就逃开了。长大后跟姐姐讲了这件事情，她也记得哥哥对她这样做过。但我们只跟彼此讲过，从来没跟大人说。发生的时候太小了，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是一个初中生。

2021年夏天和姐姐去看演出、吃夜宵，她那天穿着背心和长裤，我是T恤和长裤。我们坐在比较偏僻的一桌，较远处有一桌吵闹的男性。其中两人因为输了真心话大冒险过来给我们敬酒。我们不认识他们，明确拒绝说不喝酒，也明确表示不想理他们，但他们持续央求，说不然会没面子，甚至想坐在我们旁边。我当时态度比较强硬，他们只好走掉了。我跟我姐其实心里是没底的，吃完东西就打车走了，害怕他们会跟着。

我现在教两个初一班级。其中一个班有两个男生摸了女生的屁股和大腿，不止一次，不止一个女生。有女孩在发生很久之后才告诉我，我非常震惊。因为我不是她们的班主任，就让两个女孩把事情写下来：谁在什么课上怎么碰她们，拍照备份后把原件给了她们班主任。后来有一次晚自习，我做了PPT告诉学生怎么保护自己，列举了小女孩小男孩被性侵的新闻，告诉学生要保护好哪些部位，如果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行为，不管是谁都应该制止，也要告诉身边信任的大人、朋友，尤其是爸爸妈妈。

课上还讲了女孩子从小到大会经历哪些男孩子不知道的恐惧。讲的时候，很多女生都哭了，我自己刚讲没几句，也哭了。她们很乖，我很喜欢她们，我觉得自己没保护好她们，因为是在学校里发生的。在学校这

儿可，也大了。她们很乖，我很喜欢她们，我期待自己又该保护她们，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的。在子仪这样的环境中，大家对这种事情很漠然，他们的班主任过了两个星期才处理，男生的家长也不认为小孩做错了，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

最近我自己班有一个男生偷拍女生。现在用平板上课，他会拍女生的腿、屁股和背。他的平板里很多其他照片都是从网上保存的穿短裙的女生。喜欢看这种图片没有关系，你自己的个人癖好，但如果拍同学，就是伤害别人，就不对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，但我处理得非常不好。

同学告诉我时是礼拜五晚自习之前，我还有课要上。当时因为太忙，可能我自己也有点懈怠，就想着第二天白天来处理，就先把男生的平板没收了。里面有3000多张照片，我看不出来是谁。男生说他只拍了4个女生。

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太错误了。第二天班里有同学知道后，就在朋友圈骂男生说“怎么会有这种变态”。男生的妈妈当时骗我说，她给所有女生家长都通过电话了，让儿子在电话里道了歉。我后来问过才知道，其实她只跟一个女生聊过，也没有跟女生妈妈说实话，只说用平板拍了小孩上课的照片，女生家长根本不知道拍的是屁股和腿。她还说她找过律师，照片都藏在相册里，没有分享，也没有商用，并不违法。

后来我跟年级组长说，能不能让男生停课。男生家长不同意，认为停课就证明孩子有错。后来副年级组长跟我一起去谈，他想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我本来想更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，结果变成停了一天晚自习，我当时非常生气。谈话时，男生妈妈说，她儿子拍照片就跟你们老师（指着我）看帅哥，（又指着副年级组长）跟你们男老师看黄片没什么区别。她说，我作为一个老师偏心女生，情绪化处理问题，责备她儿子。

我们整个学校很缺失性教育，我非常希望受害者家长能去报警。但现实是，受害者家长也不想自己小孩留下被人猥亵过的标签。这样的性骚扰事件的惩罚力度远不如一起打架事件来得严重。

那天（唐山事件曝光）我转发了《男性可以为女权主义做到的几件事（中特版）》。一个平时没什么交集的初中男同学评论说，“有一说一，无论是男女平等还是人人平等这个，根本做不到。”我特意再仔细看了一遍那篇文章，没有任何一条是男性做不到的。我认识的男性里，为唐山事件发声的非常少。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生活中讨论，但朋友圈里我只看到几个男生在讨论这件事情，其他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在转发这件事情。

男性在社会中享受到更多特权，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一个沉默的环境中，潜移默化获取了很多特权。比如支教，学校文件会写“男性优先”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男性优先，女性到底怎么了。







2022年6月10日，河北唐山机场路一家烧烤店发生冲突，多名男子对女子进行殴打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张小彤 36岁 美术馆从业者

读了一些女权主义的书之后，才渐渐走出这段阴影。终于可以将自己脱离出来，用一个学者的视角去旁观，再去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很常见事情里的受害者，就容易得多。

我第一次遭遇性骚扰是初二的夏天，在公交车上，17路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

那天公交车座满了，稀稀拉拉站了几个人。有一个1米7左右、有点邋遢的男性一直站在我后面，不断往我身上蹭，我挪开他也跟着挪过来。这时他正面对着我，将我挤在售票台子边，顶着我肚子和腰以下继续蹭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只觉得很紧张很丢人。售票台旁边站了一位阿姨，我就看向她，希望她能帮帮我，但她把眼神移开了。直到公交到站，我才把那人推开跑了下去。

过了几天，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，她晚上给外婆讲了，她们给这件事“定了个性”，说是“被人占便宜了”。这种形容好像你有什么东西被别人拿走了。我接受到的性教育也是这样，比如“女生要保护好自己、

要自重自爱”。

那个夏天之后一直到初中毕业，我再没有坐过公交车。北方冬天天黑得早，后来放学，我爸都会来接我。他们是有保护意识的，但不太懂怎么跟我说。

再次面对这种羞耻感是在大一。

当时我跟一个东北男生谈恋爱，他有过性经验，并说这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很常见。某天只有我们俩在他二人间的寝室看电影。看着看着，他就把手伸到我裙子下面。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只觉得奇怪、羞耻和恐慌，就推开他骑车回了自已寝室。后来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，我开始洗澡，发现有血。我不知道那是所谓的“处女膜”破裂还是蹭破了什么地方，不知道我是个例还是大家都这样，我只觉得特别丢人。

那是一所还不错的大学，但当时大学环境仍然很保守。学校论坛里，常有如何通过汗味判断女生是不是处女的帖子，还流传着高校处女率排行榜，数据都很低。女生寝室里，甚至会嘲笑传出和男生睡过觉的女生。所以那时的我，很害怕被别人知道这件事。

编注：高校处女排行榜是2003年开始出现的高校贴文，几乎每年都有媒体对此辟谣。2007年，该排行榜甚至冠以知名性学家李银河的名义，以《中国高校大学生性行为抽样调查》的形式流传。

我也很怕被我妈知道。直到暑假某天，终于忍不住支支吾吾地说了。但从那天起，她却要求我当作没发生过，也表现出这事从没发生的样子。有人问她我大学有没有谈过恋爱，我妈都会说，没有。

我一度觉得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毕竟他一开始就说过他有性经验，毕竟他开始有动作到我离开之间有3至5分钟的时间，为什么我没有提前走，或者如果我真的特别在乎，而且我也应该特别在乎，那我应该在知道他有性经验后就分开。

事情发生后，那个男生不断想挽回，甚至在上课路上堵我。因为这件事我无心学习，一整个学期就在寝室床上看电视剧度过。当时很喜欢《欲望都市》，尤其是剧中的萨曼莎（Samantha Jones）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可能那时我没有倾诉的出口，只能将自己投射到剧中那些不把发生性关系当回事的女性角色，希望自己也是这样。

学期期末有一天，学生被要求都去操场跑步打卡。那是个落叶的季节，我看着一片叶子从我头顶一下下慢慢落在地上，大概有三四秒，在它落地的瞬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我那几个月唯一醒着时没有想这件事的几秒钟。

虽然也有和学校的心理咨询师聊过，但大学里剩下的三年，我再也没有谈过恋爱，觉得需要向别人解释，

好像我是个次品。再后来，我交往的男朋友没有在中国长大的，我觉得西方背景的人让我有信任感，他们不会在意这件事，你没有解释的必要。

直到我去香港读性别研究，读了一些女权主义的书之后，才渐渐走出这段阴影。终于可以将自己脱离出来，用一个学者的视角去旁观，再去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很常见事情里的受害者，就容易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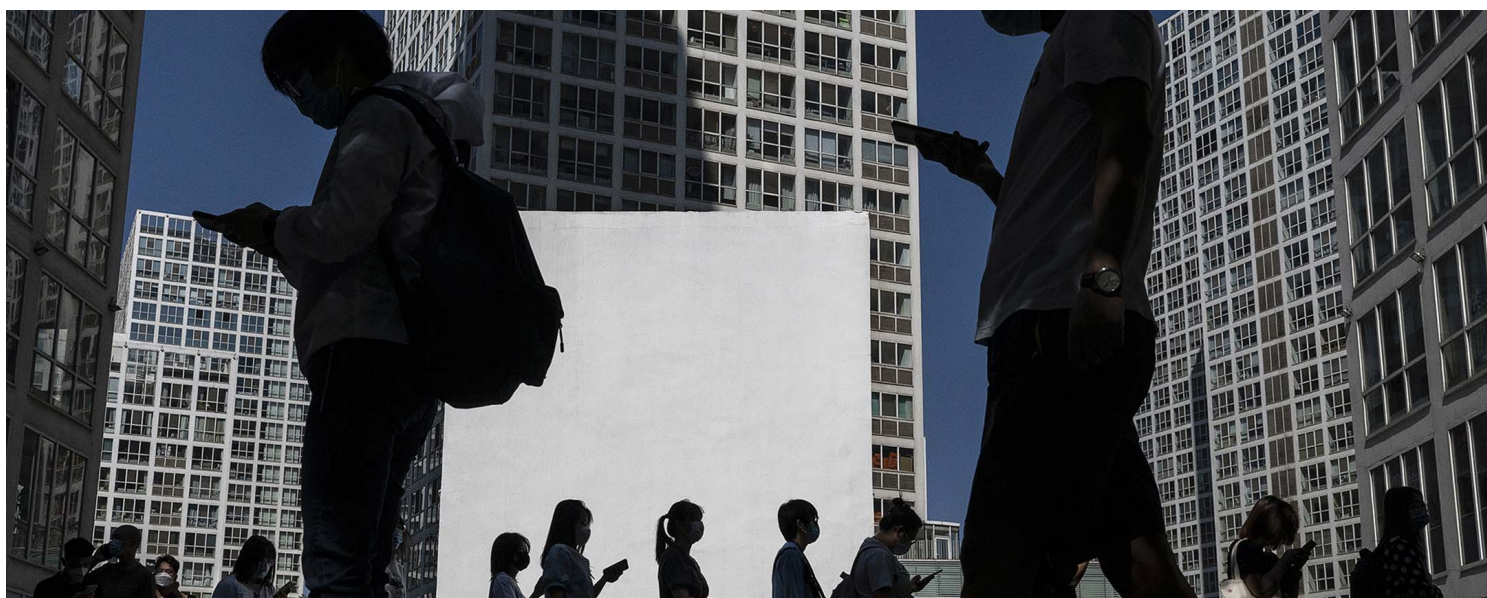
唐山事件让我觉得很绝望。一是看视频时会有代入感，有4个女生他们都敢这样；二是当我问男友如果他在现场会做什么的时候，他也说什么都不会做，他说“因为你们国家的法律不会保护我”；同时，朋友圈里那些平日常用性别流量密码写文章的文化公众号，几乎都没有提起这件事。

大多数时候女性面对的情况和伤害，不像唐山事件如此直白。可能是领导同事叫你出去喝酒应酬，可能是被男领导向外面目模糊地介绍说“这是我们公司的美女们”。我们的成长过程一直在被教育怎么去迁就，怎么照顾别人的情绪，主动权从来不在我们的手里，而男性则被鼓励去探索、去征服，直到有人叫他们停下来。

所以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学习怎样变成一个“不好惹”的人，一直在学习建立边界，在遇到言语性骚扰、男性暴力威吓的时候，学着让对方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侵犯的人。

这几年我总觉得好像中国在往回走，往回七八年讨论都不会是这样。唐山事件已经是不能再完美的受害者了，但还是有人挑刺，比如不该抡酒瓶，比如性别对立，比如不是性别暴力，只是暴力。

事实上，唐山事件中所谓“去性别”的讨论，并不是把两个性别都去掉，是把女的去掉，或者把男的加上来。他们会认为，如果他是初始版本的话，我们就是一个变异，但他们是最普遍的，所以他们最重要，解决了他们的问题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







2022年5月30日，北京，复工后办公室职员在办公楼外排队出示健康码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## 黄女士 49岁 银行职员

我让女儿从小学习跆拳道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帮她防身。但有关性骚扰防范的知识，我们交流得很少，更多的是要求她晚上早回家。

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很少接触到性骚扰或者性教育相关的内容。

我们小时候，七十年代，这是很敏感的话题，大家都闭口不谈。上高中之前我完全没听说过“性”这个字眼，在媒体等各方面来源根本接触不到相关概念。虽然初中有开设生理卫生课，但授课老师是生物老师兼任，课堂上只会讲常识性的人体构造，也很少涉及性别相关知识，偶尔讲到会要求男女生分开上课。

学校之外接收信息的主要来源就是电视和电影。一旦有接吻镜头，大人就会把我们的眼睛捂住。电视里有男方追求女方被拒绝的情节，我爸会很隐晦地提到“你以后也要这样”。但其实剧中的情节没有严重到性骚扰的程度，只是男方追求女方。

上高中后，八十年代受改革开放影响，有更多国外电影流传进来。当时正是青春期，女生之间会传阅叫“少女的心”的小抄本。虽然我没有看过，但从同学们的交谈之间懵懵懂懂地能了解到一些关于性的东西。

八十年代初，时常会看到“公捕公判大会”，犯人站在一辆大卡车上，脖子上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游街，他们的罪名被写在“大字报”贴在街头。我看到“xxx强奸xxx”或者“xxx轮奸xxx”时会觉得很害怕。相比于其他罪犯，强奸犯数量多得多。从这些方面我得知男性可能会做出欺负女性的行为，但具体是如何“欺负”我并不知道。

高中下晚自习后如果碰见男性，我会加快速度骑车回家，仅仅因为对方是男性而觉得害怕。平时旅行坐火

车，如果同一车厢乘客都是男性的话，我也会有点害怕，觉得男性有可能会欺负我。

我父亲是老师，母亲是公职人员，我接触的人和朋友都生活在类似这种家庭，所以我好像没听说过有人受过性侵害，也就没有学习这方面知识的意识。虽然记忆里中学时曾在街上遇到过露阴癖，但也没有太在意，一般会直接走开。

第一次开始意识到性教育的必要性是在我的女儿四五岁的时候。有一个同事跟我说，她女儿十二岁以后去别人家超过半小时她就会有点紧张。之后看到的相关报道也多了，就觉得要保护我的孩子。我让女儿从小学习跆拳道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帮她防身。但有关性骚扰防范的知识，我们交流得很少，更多的是要求她晚上早回家。

看到唐山这件事后我第一反应是震惊，心情很复杂。

2008年左右的时候，我生活的三线城市治安比较差，拆迁行动会有黑道参与。后来“扫黑除恶”行动开展以后，我觉得社会治安好了很多，我以为国家的法治建设已经很完善，所以看到这件事情之后特别震惊，也觉得很无能为力。

当时我就想得跟女儿说晚上早点回去，遇见这种人能躲就躲或者提前离开。在我心里，这种事情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不要在外面停留太晚，只能这样保护自己，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抗争。我和女儿还没有深入地讨论这件事情，只是共同表达了愤怒，我想在一个更合适的机会面对面地叮嘱她。

唐山事件，男同事们的讨论焦点都在黑恶势力，包括这伙人的背景、政府扫黑除恶的行动，但对于打的是女孩或者其他情况没有什么议论，只强调要打击这种黑势力。

网上关于“性别对立”的说法，我还没想这么多，也没怎么听过。但我身边有女同事说为什么这个女孩凌晨两点多还不回家，我想也许她是刚下夜班或者有其他原因。我觉得不能把问题推到女孩身上，但我当时没有反驳，在单位不太想提起这件事，更不想和他们争论。这两天他们在讨论或者看视频的时候我都会回避，因为这件事让我觉得心里很难受。

我一想到当时这个女孩有多无助、多痛苦就会很难受，毕竟我的孩子也是女孩，而且跟这个女孩年龄相仿。